

从乡村到首都，从港台到海外，从高中生到上班族，从国企白领到私企蓝领……自2009年9月《蚁族》一书进入视线以来，他们就没有停止思考过：

我是“蚁族”吗？

我们从何处而来？我们将向何处去？

我如此忙碌，想过真正要的是什么吗？当初的那份理想与执著去哪儿了？

时代变迁如此剧烈。我那总是画“三八线”的同桌，那守在校门口卖天津煎饼的老太太，那报刊亭外叫卖晚报的帅小伙，这么多年了，你们，过得好吗？

这些沉甸甸的来信，承载着我们对时代无尽的追问。

## 一、何 鸣：谁的时代？！

廉老师：

您好！

我是《蚁族》的读者，同时也是一位从高校毕业了三年、在北京打拼的年轻人。看了《蚁族》这本书，心中有许多想法希望您交流一下。

前段时间，经朋友推荐，我知道了《蚁族》这本书。当我拿起它，便再也难以放下。我从未试想过，中国会有这么大一群花光了家里的积蓄来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却整日只能为吃饱穿暖奔忙不已。对于这个被称为“知识经济”的时代来说，是多么的讽刺！

在学校读书时，我曾经多次想过，历史会如何记录我们这个时代：温和亲民的政治家，创造财富的企业家，身负家国情怀的知识分子？看了《蚁族》我突然发现，历史应该给今日的小人物们留有一席之地。任何光鲜亮丽的事物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故事。我相信，历史不仅应该记录光荣与梦想，还要记录代价和梦魇。真正的历史，应该像尊重胜利者一样尊重为胜利付出牺牲的幕后人。蚁族，就是这个时代光荣的代价。

当我手中的书越翻越薄，我心中的疑云却越来越厚：虽然我远离唐家岭，远离基本的生存压力，但是，我远离了蚁族的命运吗？

作为一名毕业于“985工程院校”的“80后”，我算得上是中国教育制度的胜利者。毕业后，我在北京找到了一份自己还算满意的工作，收入中

等，压力一般，同事、朋友偶尔聚餐、看电影、K歌，这在唐家岭的蚁族们看来算得上是惬意的生活了吧。

但是，当我与这个城市相处的时间越长，我就越觉得，自己不过是这里的过客和流民。知识无法给我在这里立足的力量，我和不少蚁族一样，是个没房子、没恋人、没前途的“三无人员”，终日庸庸碌碌，无奈而卑微地活着。

2010年过年的时候，我和女朋友进行了最后一次分手。是的，最后一次分手。最近两年，因为房子问题我们已经产生过多次的争吵，但最终都转危为安，主要是我们觉得再努力一把还有买房的希望。但当2010年年初新一轮的房价飙升终于浇灭了买房的期望，她家人给了她前所未有的压力，我们的感情也正式被枪毙。

其实，我始终觉得自己对不住女朋友，她跟一个没房的准穷光蛋坚守了这么多年，我没有理由继续耽误人家的青春。但是，连最美好的爱情在现实面前都是如此不堪一击，我一下子万念俱灰：自己还有什么在这个城市生活下去的希望呢？

我的工资在涨，但相比北京坐了火箭的房价，那不过是杯水车薪；我的职位在升，但是相比有门路的人，那不过是在用时间熬资历；我的年龄在长，但马上到了三十而立的年龄，我却看不到一点成家立业的可能。

任志强说，年轻人就该买不起房。这话有一定道理，人家美国人买首套房子的年龄不也得30多岁呢吗？可是，美国女孩会说“你今天买了房我今天就嫁给你”吗？人家美国没有丈母娘的刚性需求啊！

当《蜗居》火爆时，很多人提出一个同样的问题，是要做海藻还是海萍？我不怀好意地认为，实际上对于不少人来说，如果他们有海藻的资本，早就投入了宋思明的怀抱。网上不是有人问“当代喜儿愿嫁黄世仁是喜儿的错吗”，这本身就给出了答案。实际上这还是一个身份社会，不同的是，过去的白毛女把出身当阶级，今天的喜儿们只会与金钱站在同一个阶级。

想到这里，我便有一种回到过去的恍惚感。我仿佛看到，剥去北京人、

有钱人、有权人身上的马甲，露出的都是西瓜帽、大马褂的地主装扮，看着大街上豪车漂移，就仿佛看到昨日那些遛鸟斗蟋蟀的纨绔子弟，而一成不变的是，劳动人民终日劳碌，却依旧布衣裹身，家徒四壁。

我想起曾经的一位房东，她周身散发出本地人的天然优越感。每次她来收房租或者“巡视”，我都特别能体会当年杨白劳面对黄世仁的心情。我实在很想问问老天，这位房东的祖上积了什么德，荫庇着这位神气的后人，坐吃两套房子的租金。她终日无所事事，不创造任何价值；我每日辛苦工作，为国纳税，但她却享受着远比我滋润的生活。她吃什么？喝什么？不就是我这样的外地人的血汗吗？人和狮子都吃人，只不过人是用所谓文明的方式罢了。

对于一个人来说，无论剥夺什么都不会比剥夺他的希望更可怕。而当我一出生，便决定了我在北京寻找美好生活的希望已经被剥夺，任凭我如何努力，也看不到一丝曙光。

我不是没有想过回家，但是没有家庭背景，到哪儿不都是给人当垫脚石？况且，在北京奋斗的人，谁不知道那份在别人看来虚无缥缈的面子到底有多重？

而且，这些年我觉得与父母的交流变得越来越难。每年回家头两天感觉尚好，可是时间稍长，我们便常常话不投机。他们花钱送我读书接受教育，结果却使我脱离了他们的时代和世界。对于我来说，这是人生的跨越，但对于养儿防老的他们来说，这其实是一出不折不扣的人生悲剧。虽然他们一直以我为傲，但现在我对于他们的价值，也就只剩下引以为傲了。

还有那离开了多年的家乡，我对它越来越产生了莫名的抵触。我有时甚至觉得，那实在是个粗鄙不堪的地方。生活在那里的人素质低下，缺乏追求。如果我回去了，我慢慢地也要变成那样的人，过着那样的生活，如此一辈子，有什么意思呢？

这样的境况我感觉进退两难。时常听人说，人生就是选择的艺术。但在在我看来，这就是个伪命题：这个看似多元的社会，实际上并没有给我什

么选项，正如我面前的路，进无可进，退无可退。所谓的多元选择，对于绝大多数人只是一个浪漫想象，永远无法实现。

我跟朋友交流，发现很多人与我颇有共鸣。大家都觉得我们处在一个很奇特的现实之中：我们的财富在增加，我们的生活变得丰富，我们的社会在多元化，一切似乎都在变好，但是感觉却告诉我们，有什么东西在变糟。

这是一个随处可见的悖论：一方面，房子越来越宽敞，另一方面，买不起房子的人越来越多；一方面，路上的汽车越来越多，另一方面，道路交通越来越拥堵；一方面，饮食越来越丰富，另一方面，食品安全越来越没有保障；一方面，上大学越来越容易，另一方面，大学毕业找工作越来越难；一方面，医疗条件越来越好，另一方面，看不起病的人越来越多……

我觉得这个悖论甚至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病症：当全世界都在称赞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时，中国人民却觉得现实中的问题前所未有地多起来。这我不禁疑惑起来：为什么国家的发展带来的不是答案，而是更多的问题？为什么社会的发展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更多的怨言？

这个问题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我无法回答。但是，当我回头思索自己的生活，似乎找到了一些答案。

上个月，我去帮一个朋友搬家。他租了一辆面包车，装上全部家当，然后顺道去国贸自己公司取一件东西。当车停在楼下，朋友正要上楼取东西时，一名保安走了上来——估计您也料到了，他示意我们这里不能停车。可是此时，就在我们面前，分明有一辆黑色宝马一动不动地搁在那儿！

朋友问保安，哪里有规定说这里不能停车？保安语塞——在21世纪的中国，还没有人敢明目张胆地说穷人与狗不得入内吧。后来纠缠了几分钟，保安终于“开恩”，给了10分钟时间。然后事情也就这么过去了，没起什么大波澜。

我突然想起这件事，因为我觉得它和我对这个城市的不满有着某种关联：与其说我在北京得不到的是一所房，不如说我得不到的是在这座城市

的归属感。就算我将来有了房子车子，但是如果没有具备尊严、权利和公平环境的生活，我依然会觉得，这座城市不属于我，这里的生活不是我要的。

写到这里，我在文初给自己的问题一下子清晰起来：如果说唐家岭的人们是物质上的蚁族，那国贸楼下的我就是精神上的蚁族。相比唐家岭的蚁族，我们不过是每天多吃几块肉，但这并没有让我多一份尊严；不过是多几件新衣服，但这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应有的公民权利；不过是多租几平方米的房子，但这也没有让我们找到在这个城市的归属感。

因此，我觉得我们应该从更广阔的范围去理解蚁族，也为前面我和朋友的疑惑找到了一些答案：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来说，我们都面对想要而且是理应得到的东西，却求之艰难。无论是衣食还是尊严，本来都应该是人之为人的基本需求。但是，如今有多少人能逃过这两层困境呢？

但我在提到尊严与权利时，始终担心会被人说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人家蚁族连吃饱肚子都还成问题，你却在夸夸其谈什么尊严与权利？毕竟现实中，绝大多数人还是把他们当做奢侈品而非必需品来看待的。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比喻：中国人看不起说大话的人。而在我看来大话并无甚，好比古代妇女缠惯了小脚，碰上正常的脚就称“大脚”；中国人说惯了“小话”，碰上正常的话，理所当然就叫“大话”了。

这句话着实精妙，让我们看透了这是一个拿异常当正常的时代。我们提出尊严与权利，只是将人性需求从三寸金莲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将此前我们主动自降一格的底线恢复到正常位置而已，这难道不应该吗？

这当然应该，而且是大大的应该！我甚至认为，其实这不过是恢复到人生的底线，如若在此停滞不前，那人生的追求也太低了吧？就像我们把女人从裹脚布中解放出来，就算妇女解放的历史任务完成了吗？那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到20世纪初就该终结了，这近百年还折腾个什么啊？尊严、权利终究是个人的追求，我们是不是应该放大人生的格局，超越个人的局限，追求一些更高远的梦想呢？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小时候的某个场景：老师在课堂上问，同学们，你们的梦想是什么？我清楚记得自己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一名天文学家，探索无穷宇宙的奥秘。而绝大多数同学的答案是科学家、警察和老师。

追求真理、正义、知识，这是多么动听的“大话”，又是多么美好的答案啊！人类对物质的欲望沟壑难平，但对这些梦想的追逐也生生不息。正是这些美丽的梦想，和物质建设构成了人类社会的两极，带给人们进步的巨大动力。正是这些梦想，让我们正视自身的问题，不沉浸在物质的迷梦中。

但是，当到了高中、大学的时候，大家的答案都变了。我们的梦想纷纷变成了：官员、企业家、明星。

其实看看现实，这是个再正常不过的结果。一方面，这些一直被传颂的高尚职业在现实中并没有受到如宣传所提倡的尊重。我们明明看到：科学家总到快死了才是伟大的，警察总是死了以后才是光荣的，而老师死了以后也还什么都不是。另一方面，这些行业的人并不都像宣传教育所讲的那般高尚，甚至常常相反。很多时候，科学家探索的未必是真理，警察维护的未必是正义，老师教授的未必是知识。

于是，那些曾经美好的梦想被纷纷打破，我们的追求回到了人生的底线。尽管我们常常破口大骂官员们贪污腐败，企业家们缺乏社会责任感，明星们低俗难耐，但是为了这些职业背后的利益，绝大多数人又心甘情愿地希望自己去背负骂名。

这又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宣传和教育赋予了我们美好的梦想，我们怀揣着它上路，最终却与此背道而驰，一日千里。

关于这个现象，我们体验的是如此之多：小时候，老师告诉我们要学习雷锋叔叔，助人为乐。长大后，我们发现自己帮助的人有可能是南京老太，反咬一口，让你徒呼奈何。小时候，老师告诉我们要学习赖宁，勇于保护国家财产。长大后，我们发现努力去保护的国家财产并没有自己的一份，也没见到哪个人民有份。小时候，老师告诉我们要诚信。长大后，我

们发现，许多没有诚信的所谓“社会精英”在社会的批判面前屹立不倒，依然戴着社会名流、成功人士的光环，而打假的方舟子却屡屡受挫，数遭威胁。无怪乎网友惊呼：这是一个扭曲了的时代，它让好人看起来像怪胎。

于是，我心中浮现出那个著名的问题：为什么播下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我找不到答案。我只是看到，现实和理想的差距让人失望，也让人迷茫。我们依旧满口仁义道德，但不少都是言行不一的虚情假意。我们一边描绘一个乌托邦式的美好幻境，一边纷纷伸手把这个世界推向黑暗的深渊。但是，这样的世界不是我们想要的啊！在这样一个世界，我们去哪里寻找自己曾经的梦想呢？

想到这里，我愈发感到自己的无力。都说人因梦想而伟大，但如今，我们已经放弃了追寻伟大的可能。相比曾经崇高的梦想，现实是如此残酷，相比现实，我们又是如此无力。对于我们来说，知识换不来梦想，也换不来人生的力量。面对人生这个庞大的命题，我们就像一只只渺小的蚂蚁，都感到无力、彷徨，缺乏安全感，找不到自己的方向。在中国这条奔腾咆哮的大河中，我们像一粒粒细沙，只是随波逐流，连自己走向何方，为什么要这么走都不知道。正如纪伯伦的一句诗：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了当初为什么而出发。

我也禁不住常常会想：为什么我们不停下来好好思考人生的意义，为什么不能放下对物质的血拼，去追求更美好的梦想呢？

我去问一个搞设计的朋友。他年纪轻轻，年薪数十万，算得上是物质上的富有者。但他仍然不知疲倦地追求更多的财富，而没有时间享受自己的生活。我问他，干吗要这么辛苦，难道非要有亿万身家才心满意足？

他反问我：“你知道我手下的人每天是用什么样的眼光看我的吗？只有把别人踩在脚下我才能站得更高，你要没这想法早晚就被别人当垫脚石了。”

我震惊了！我从没有想过，在今天的社会，非得击败别人，自己才能

成功。如果真是这样，那还谈什么美好的梦想？这只能是一个全输的社会。尽管我不愿意承认，但是，我又想起之前被大家抛弃的那些理想职业，再看看如今，这个社会还有什么职业或者头衔没有被人怀疑和唾骂过吗？

我不死心，难道这个社会就没有共赢的可能吗？我接着问他，那么你一定要追求所谓的成功了？难道追求一个平凡的梦想不好吗？

他感叹：“我又何尝不想过田园牧歌式的恬静生活？其实大多数人也没想着一定要站在珠穆朗玛的顶峰，那多累啊！但是现在根本没有让我们做一个平凡人的生活环境。你想，我要赚奶粉钱，赚房子钱，赚孩子上学钱，还怕将来一旦生个大病，赚多少钱恐怕都不够啊……你说心里有这么多不稳定的因子存在，还怎么过平凡人的生活？”

我想起他即将步入婚姻的殿堂，然后想起自己刚分手的女朋友，默然。

是啊，在这么一个缺乏保障、缺乏安全感的社会，我们哪有心思顾及别的什么问题呢？我们面前是一个看似极其丰富和多元的社会，但实际上，我们都被时代裹挟，并没有选择的能力。我们只能跟着时代随波逐流，还得高度警惕，时刻提防被时代抛下。

但是，这个伟大的时代，总该有人有资本去寻梦吧？

我问了一个有房有车的本地同学，这个帅气的单身汉跟我抱怨过很多次，看上他的女孩儿他看不上，他看上的女孩儿看不上他。我知道他眼光高，可是条件这么好的人还怕跟人竞争吗？结果他回我，煤老板什么的，最讨厌了。

我问了一个富二代，他急不可待地告诉我，这辈子实在是很难逃脱父辈的阴影，无论他怎么努力，别人都会认为他是靠着老爸才有了今天的生活。“这对我公平吗？”他问我。

我问了一个官二代，他坦承自己确实是在找工作的时候沾了老爹的光。但是他竟然也向我抱怨社会不公平，因为他遇到了一个比他底子更硬的官二代。

……

我和不同的人群交流越多，就越发现，这实际上是个人人自危的时代。蚁族缺乏物质保障，富二代、官二代缺乏道德保障，而当我们看到法官上刀，湖北厅长夫人被警察殴打的新闻时，发现即便是那些被认为是社会秩序的操纵者，也有可能是秩序保障缺失的受害者。其实，最近关于所谓的社会精英成群结队移民出国的新闻已经给了我们警示：身居顶端的人群都要背井离乡去寻找安全感，那么这个社会中还有谁能逃脱呢？

写到这里，我突然发现，我沿着整个社会溯源而上，都遇到了这样那样的困境。然后当我回头顺流而下的时候，发现这些困境几乎都能在蚁族这里找到影子：缺乏保障，缺乏安全感，缺乏公平的社会环境，由此塑造了缺乏梦想的一代，除了穷凶极恶地赚钱填补自己的危机感之外，别无他求。从这点上看，蚁族正是观察这个社会再好不过的一个切片：它就像一棵大树的根部，一个金字塔的塔基。之前，我们只是看到了蚁族自己的问题。但实际上，当一棵大树的树根，当一个金字塔的塔基都出现了问题时，那么问题还仅仅是树根和塔基的问题吗？

但我不敢确定，这难道真的是一个没有满意者的时代吗？

什么时候才会有一个让大家能够放飞梦想的时代？

什么时候才能有一个人人都得其所哉的时代？

我们要如何才能走向那个美好的时代？

我们这代人能够达到那个时代吗？

……

ET

## 4. 洪建修：在出差中领悟人生

张 冉

洪建修“天天都想跳槽”，但是同类公司待遇都差不多，除非到外企。外企对英语要求很高，偏偏洪建修是学俄语的。现在俄语都忘光了，英语还没学会。

“我们是被国家毁灭的一代。”他说。

他最大的担心就是钱。觉得俗吗？社会就是这么现实。他有个学土木工程的同学，过年的时候抱怨说，老板真抠，年终奖只发了一万五。洪建修不说话，心里埋怨朋友炫耀——自己的年终奖，最多的那次，才五千块。

也许要换行才行。洪建修很难想象，自己到了三十岁的时候，还在做个小小的软件测试员。

——摘自《蚁族》，《进京记》

冬去春来，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回访约定见面的地点在软件园广场，我以为洪建修搬了家。原来，他还住在土井村的那间小屋里，只是“屋里太热，开电扇更热”，于是他把谈话的地点定在了单位附近。

这一年多对于洪建修来说，事业稳扎稳打，感情没有波澜，生活依然平静。出了很多差，吃了一些苦，存了不少钱。从测试到销售，虽然工作的性质变了，却依旧只是一个没有名头的“底层民工”。未来的计划有一些，却还没有实现，日子就这样慢慢过去，唯一确定的是，他会一直待在北京。

## 一个月在外面 25 天

洪建修第一次出差时，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出发前一天才接到通知。那还是 2008 年的夏天，去广西，天气很热。

从那之后，洪建修出差的频率越来越高。

2009 年的五一劳动节前，洪建修去了上海。八九月份跑了三个地方：石家庄、天津、安徽。十一假期之后，去了广东和广西，之后是湖南。春节之后，他还去了福建、深圳、杭州。

在洪建修看来，出差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全国各地都跑了一趟，可以见识各地的风土人情。“比如广州，感觉这城市挺拥挤的，道路和桥都特别窄，可能是因为开发得特别早，所以没什么规划，楼与楼之间都挨得很近。上海也是这样。”他边说边比划着宽窄。在北京，道路的确宽阔很多，但拥挤总是常态，尤其是早晚高峰。

一般的公司都会挑选男员工出差，洪建修所在的部门里男员工很少，于是出差的重任就落在了洪建修的身上。很多女同事都羡慕洪建修有机会到处走走，特别是在杭州的时候，他住的地方只要走十多分钟就是西湖。但他在杭州待了三天，却没见到西湖。“3 月的杭州很冷，没有暖气，还天天阴雨。白天要在充斥噪音的机房里待上一整天，到了晚上，耳朵嗡嗡的，哪里有心情再出去玩！”

在深圳，洪建修依然选择了待在宾馆里休息，同去的哥儿们喜欢带着照相机到处溜达，吃完饭就自己去世界公园逛了。

在上海，洪建修办公的地点就在东方明珠电视塔上，机房在 200 多米的高空中，可以俯瞰整个上海的夜景，“别人花钱上去，我都不用”，但他还是没怎么逛，“工作太累，没有力气”。

就这样东奔西跑地，洪建修度过了一年多的光阴。最多的一次一个月在外面 25 天，有一次回来实在累得不行，洪建修没看见前面的玻璃，咣当一下撞在上面，眼镜歪了，眼眶这片全紫了，第二天还要扛着 60 公斤的东西去出差。

“还好出差有补贴，一天50块钱。”

怎么就能放几层辣椒呢

每次出差，洪建修总要带着60公斤的机器，独自扛着两大箱东西，打包、称重、送到安检的地方，几次出差下来，臂力长了不少，身体似乎更强壮了一些。但他仍然有“中招”的时候。

2009年洪建修去上海，正是甲流肆虐的时候。到达第二天，他就觉得自己浑身不舒服，晚上睡觉莫名地醒了，“浑身发热，四肢酸软无力，抽筋，牙疼，拉肚子，没食欲”，一直都很慢语速的他突然像放炮一样说出来这么多的症状。

挨到后半夜，他打电话让自己一个在上海的好朋友帮忙上网查了甲流的症状。自己一对照，竟然有好多症状都符合。第二天早上起来看新闻，与他一起来上海的人里，有好多都被隔离了。他心里开始打鼓，惴惴不安。但仔细一看，那些被隔离的都是国际航班的，跟自己没什么关系，这才松了一口气。第二天他没敢说自己“可能得了甲流”，谎称自己拉肚子，把自己隔离在屋子里，吃了点感冒药，不敢和外人接触，连打扫卫生的都不让进房间，就这样挺到了第三天，终于好了。

洪建修的父亲是个大夫，但洪建修从来不把病灾之类的告诉家里。“爸妈都特别容易担心，所以我都是报喜不报忧，有什么事儿根本不能说。”

11月去广西的时候，他又“中招”了，和在上海的症状很像，于是洪建修又靠着“独门”的隔离秘方，治愈了自己。

除了两次感冒，出差的旅途中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事。

南方的湿热，让洪建修这个北方人很不适应。南方的方言，洪建修听起来很有困难。“南方人说话我听不懂，我说普通话他们能听懂，有点儿不公平。”洪建修有点愤愤地说。

在湖南，不管是什么菜，全给放一堆辣椒。“那里的厨师不放辣椒就不会做菜，下意识地抓一把辣椒就放在菜里。那里的菜，就碗上面一层是

菜，下面是辣椒、辣椒油，基本上没吃几口菜，全是辣椒。”那次出差把他的胃吃得不好，上火，嘴角起了一层泡。

洪建修在湖南还有一次惊心动魄的经历，一天之间目睹了三起车祸。先是在宾馆里，听见“砰”的一声，拉开窗帘一看，原来是两辆车追尾了。晚上从电视台回来，先是遇见了四辆车追尾，一个人躺在地上，自行车横在马路中间，地上流了一摊血。刚走了不久，又看见一辆闯红灯的摩托车撞到一辆正常行驶的出租车。

当然最让洪建修害怕的，还是在飞机上出点什么事情。去安徽时，飞机遇上颠簸气流，不停地上下晃荡，突然间就垂直下降了100多米，“当时吓蒙了，”洪建修说，“我坐了无数趟飞机，迟早有一天会掉下来。”

此外，出差时与电视台的人打交道也让洪建修大伤脑筋。“电视台属于政府机构，一般人如果进了那地方，也会变成那样的。官僚味儿比较重。”他这样解释自己总是遇到特别“拽”的电视台工作人员。

### 原来是自己不合理

2006年刚毕业来到这家单位的时候，洪建修什么都不懂，现在俨然成了一个业务骨干了。

“这里和学校完全不一样。什么事情都得自己去问，不问根本没人帮你，没人会主动来教你什么。”工作的第一天，领导就让他写测试日历，他连这个名词都没听说过，硬是慢慢地问同事，才知道应该怎么做，写清楚执行的测试目的、步骤、预期结果和实际结果，交了差。

从零开始学习测试的洪建修，现在一个项目就能提140多个bug，比起平均七八十个的水平，遥遥领先。“一开始我做得也不好，就去bug网站上看，别人提了多少，怎么提的，然后就学到点窍门。”公司里最厉害的同事是他学习的对象，“想成为最好的，只有先向最好的学习”。

除了业务的长进，这些年来，洪建修也学习了一些职场政治学。

“刚毕业的时候，很多东西都不能接受，这也不合理，那也不合理，最后发现是我不合理。”

在广西出差的时候，有个管打扫卫生的人，对着洪建修大吼大叫，原因是他进机房没穿鞋套。洪建修很不理解，“他就是管几个扫垃圾倒垃圾的人，怎么能这样，这不合理”，后来他想明白了，能在电视台里工作的人，都是有关系的人，能在电视台里当领导的，关系都不是一般的。“他肯定有后台，才会对我大吼大叫。”

有很多时候生气也没用，“我是给公司干活，不是给自己”。在他看来，工作中接触的人，有些特蠢，“很多事情弄不明白，出点小事就打电话找你”。还有的人特别不负责任，“机房断电了都是我去通知人修理。在一个公司里出现机房断电这种事情是不可原谅的”。

到现在，洪建修还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有个老师提问：如果有人面试你的时候问你想要怎样的领导，你应该怎么回答？“这是一个陷阱题，实际上要回答的不是你想要什么样的领导，你只能说我这个人适应能力很强，沟通能力和协同能力也很好，能和各种人相处得和谐，为公司利益奋斗。如果你回答想要一个体贴下属、善解人意的领导，不是胡闹么？你只能去适应领导。”洪建修说。

## 一个人过习惯了

单身的洪建修独自在北京度过了两个春节。

2007年，初到北京的他，不知道北京直达内蒙古的火车票一票难求。即便没有票，他还想着可以从哈尔滨走，总共有十几趟列车呢。结果年关将近去买的时候一张都没有了，只能留在北京。2008年洪建修咬咬牙，买了机票回家。到了2009年，又没回去。

2007年北京春天很暖和，洪建修已经脱下了羽绒服。但北京的街头“特冷清特孤单”，连饭馆都关门了。总算有个老大爷在唐家岭卖煎饼果子，他就吃了三天的煎饼果子，到后来胃都烧得难受。社交圈很窄的他，除了

吃饭，就是待在屋子里上网。

从2009年开始，洪建修的父亲就开始催着一直都没有谈过恋爱的儿子找女朋友。

“结果我也没找着，我爸就一直和我生气，骂我，说我没出息，什么话都说了。”无奈的洪建修叹了口气。前几天和父亲通话时，被骂的他终于“反击”了一次：“你和我妈这一辈子总‘打仗’，我不想这样。”说完，就后悔了，又赶紧就发短信道歉。

脾气有些急躁的父亲是典型的山东人，高中毕业之后，18岁的他，只身闯荡，来到内蒙古，自力更生讨生活。那个年代人没有饭吃，山里野菜挖没了，能吃的树皮扒没了，家里的苞米稗子也吃完了，很多小孩儿就这样饿死。洪的母亲家里有八个孩子，最后活过来的只有四个。从艰苦年代过来的父母，吃了很多苦，知道珍惜生活，却仍然不能体会洪建修现在的处境。

“我爸24岁结婚，27岁有我，我现在27岁了还是光棍。现在的北京，30岁以后结婚的人很多，房子妻子车子孩子，这么大的压力，怎么可能稳定的环境让你结婚？”洪建修很无奈，“现在社会结婚干什么？延续人类？也差不了我一个。一个人过习惯了，没想找。”

而且现在大家都讲究实际了，女孩要求你有房有车。洪建修短期内无法满足这样的条件。

如果不谈女朋友和结婚的事情，洪建修和父母的通话就简单许多了。通常只有这么几句：吃饭了吗？上班了没？没什么事儿吧？那挂了？

虽然对结婚还没有什么憧憬，洪建修却对将来的孩子有一些规划。

“我砸锅卖铁也要让他出国。你得长远考虑啊，别的不说，外语肯定超级溜。而且接触到的东西也不一样。”洪建修的领导在新加坡待了九年，她的管理理念让洪建修赞叹不已，觉得国外的世界总是很美好。

“有个人问究竟是中国好，还是美国好，哪个国家的公民享受的待遇好。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个发达国家，这样想不就明白了。”洪

建修说，“我看过一些资料，美国国家税收的35%都用于社会福利，而中国是7%。而且，中国人没有纳税人的概念，路灯都是纳税人修的，为什么过高速公路还要花钱呢？有个县的政府大楼盖得像白宫，为什么要用纳税人的钱这样做？美国的政府办公楼有些是木头盖的，很破的。”

### 人的理想总是被残忍的现实冲淡了

现在，洪建修月薪4500元，税后还剩下3100多。“你说实话，觉得一个男人，在北京，一个月挣4000块钱多不多？”他突然猛吸了一口烟，很认真地问。

2008年3月，洪建修的存款是6万多，那是他三年多的积蓄。一年多过去了，渐渐攒了12万。因为不停地出差，有些补助，再加上年末的时候评上了优秀员工，发了5000块钱。洪建修淡淡地说，并没有料想中的得意。

洪建修曾经想要和朋友合计开一个饭馆，困难重重，一直没成。

一开始他们曾有很多想法，备选的方案有宠物用品超市，还有皮具保养店，讨论来讨论去还是开饭店容易，因为朋友的妈妈有这方面的经验。“我们这个资产实在是赔不起，不能搞太大。”找了几家店，房东都说只能租一年，第二年不确定。“如果第一年我们搞起来了，第二年又租给别人，第一年不就白干了吗？所以最少要签两年。但这就有另一种风险：如果第一年没干好，第二年钱还要照交。”

2009年洪建修一直念叨着要好好学一下英语，但现在他已经放弃这个计划了。“人的理想总是被残忍的现实冲淡了，变数太多了。”他说。出差了十几个地方，按道理公司应该给自己一个名头，以便于和客户打交道，“哪怕给我一个项目经理也可以啊”，但他现在依然是“底层民工”。

“我们公司是个‘毁人不倦’的地方，好多研究生学历的过来，时间长了，斗志也就消磨了。”很多人都是在这儿待不下去，才想到要跳槽去别的地方。

说到这里，洪建修又话锋一转：“工作的价值无所谓，你自己做得开

心就行了。好工作，也是这样，做得开心就好。”他想等那个哥儿们忙完了，再看看开饭店有没有可能。“三年之后，不知道饭店能不能开起来，要是办成了，我就不上班了，专心创业了。”

“过去一年工作的性质换了，从测试到了售后；和陌生人接触的次数也多了，很多东西也历练了一下，很多东西以前不知道的这一年知道了很多。在我心里，很多事情没有最完美的，一点一点地做吧。”



### “蚁”军突起

来自：stand by me

高等教育只是给我们一个梦

大学的扩张和病态的发展给更多的人造就了一个梦想——受过高等教育，自诩这可以得到更高的待遇。可是当面对社会，面对就业的残酷现实的时候，才发现那个梦很遥远，特别遥远。但是我们不会放弃！在抱怨高校教学和怨恨社会的同时是否也要反思一下自己大学的时间都做了一些什么？社会的确有很多的不公平，但是我们是否都还记得那句话：“没伞的孩子只能跑。”除了祝福他们，却也不能做些实用的东西。

任凭斑斓的霓虹灯被甩在飞奔的车后，“蚁族”们正在想念父母，思考自身；

任凭物质的强压正欲夺下时代的强音，思考者们已在追根溯源，寻求出路；

任凭强拆的轰鸣声在唐家岭上空回旋，媒体人和艺术家们还在尽力传播真相，追忆历史。

“蚁族”，这个由无数年轻人血与汗凝结成的名词，之于我们最大的价值便在于，让我们摆脱迷茫，摸清方向。

# 一、“蚁族”的呐喊

## 1. 是风的方向还是船的倔强

### 船的倔强

“蚁族”，我一直在为我们这帮人寻找代号的时候，它出现了！而且我有预感它将作为一个不朽的名词存在于社会中！

是社会在改变还是我们在改变？

当奔波于都市村庄和工作点时，我在思考人生。

感慨现实生活的残酷，接受它需要太大的勇气。

你说：现实一直没变过，是接受改变的自己残酷！

你眼中的社会在改变，生活由彩色变成灰白！

你的梦在改变，由灰姑娘的童话变成了规律的甚至是低俗的梦！

你的心在改变，善良、单纯的你在不变的节奏中变得麻木、呆板！；

你的目标在变，原以为只要付出就能成功的信条，在你参加工作以后，在见惯身边忙碌的人群甚至是吵闹的混乱的都市村庄后改变！

你的定义也在改变！大学毕业后什么叫工作啊？

什么又是自己的事业啊！大家都在忙碌着，你也一样！

到底是风的方向还是船的倔强？

(原创自互联网)



### “蚁”军突起

来自：5分钟热度

惊叹！其中一些人为何不回到中小城市发展呢？国家似乎应该在政策上给予相当的倾斜，改变这种状况，只靠少数文人的社会责任感是不行的。甚至应该有对大学生毕业后的就业疏导机构，这样浪费大学生资源，很令人痛惜！我们国家还没有奢侈到这样浪费人才资源。

## 2. 爸，我对不住你

### “恐归”蚁族

爸，昨天你问我存了多少钱，我说存了有8000多。你有点儿不高兴，说工作都大半年了，3200一个月，怎么也得存15000，我没敢吱声。爸，我是真的不敢说，其实我现在卡里只有500块不到，房租300块过几天也要交了，桌上只有几袋方便面，唯一拿得出台面的估计就是我前天买的漫画书《我是白骨精》了。爸你肯定又要骂我乱花钱，可你也知道，我从小就喜欢画画，这漫画书是我实在忍不住才花钱买的。

爸，我对不住你，我不该撒谎。上次妈在电话里问我多少钱一个月，我随口就说了个3200，其实我的工资只有1000；也不是在律师事务所，而是在一家公司打杂。后来妈妈告诉我，说你觉得我3200的工资还是低了点儿，说你搞建筑一天都有100多了，我这个本科生应该拿五六千。爸，我真对不住你，让你失望了，读了这么久的书，花了那么多学费还不如你搞建筑。爸，我会努力的。

前段时间你总问我过年回家不，我一直说不知道，得看看，春节加班的话就不回去了。其实，爸，公司春节根本就不加班，我是实在不敢回去。我算了一笔账，年底拿到工资，交了房租，春运回家的车费就要400多，到时候我估计连帮妈妈买件毛衣的钱都没有。爸，儿子没脸回呀！

妈妈悄悄给我打电话，说你现在是越老越小气，在家里天天埋怨我不给你打电话。我和妈撒谎说你的手机有问题，老是打不通。前些日子你突然用手机给我打来电话，说花300块钱换了个新手机，不会打不通了。爸，对不起，儿子骗你了，儿子根本就没给你打电话。不是不想你，也不是儿子没孝心，而是儿子实在怕你问工资，怕你说钱。爸，家里下雪了吧，你可要多穿点儿，南方这边也冷起来了，儿子真的很想回家，很想一家人围

在火盆周围有说有笑。

上个月你打电话说隔壁那比我还小一岁的大科今年冬天就要结婚了，在村里盖起了新房，过两天就要进火。我握着电话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呵呵傻笑，你让我找时间把女朋友带回家瞧瞧，我说好的，还说过段时间工作不忙就给家里打点钱。听到这话你很开心，说家里也不缺钱，你别乱花，好好存起来就行。爸，其实我一直在骗你，女朋友早没了，毕业后就分手了。还有那钱，我到现在也没寄，不是儿子不想，而是儿子实在没有钱。爸，真对不住，工作了大半年也没法给你买条像样的烟。

爸，写这么多，我也不敢给你看，发在网上你也看不到，但儿子真的不是有意要说谎。

2010年了，真希望今年年底能在我面前圆上这些谎话，能在我面前理直气壮地说：爸，我明天就打钱回家。

(原创自互联网)



“蚁”军突起

来自：23小时前雨过天情

人世间的事，就是这样轮回的。30多年前，知青在穷乡僻壤当蚁族，比起如今来自农村在大城市当蚁族所受到的磨难更多，生活更艰难。只是当初知青们到乡下入农门对前途不抱任何幻想，今天来自农村的贫困大学生背负的来自乡亲和父母的期望值太高，幻想一朝跳入龙门，明知在城市里无法安身时也不愿回家乡。自找苦吃，我们无须评论。

### 3. 我们招谁惹谁了？

#### 唐家岭蚁族

尊敬的廉思先生及媒体朋友你们好：

首先，感谢一下廉思这位伟大的作者，是您把“蚁族”这个称号带给了我们这些“被”蚁族们，是您用你那支含金的大笔书写了我们这些“被”蚁族们。

一本《蚁族》让世人都知道我们这群蚁族。在您怀着各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书写这本书的时候，可曾想过聚集在“大唐”的人们今天真的像蚂蚁一样开始搬家了？

“大唐”，谢谢你给了我们这群外来人口一个安居之地。“大唐”，你就要旧貌换新颜了，不知道你换了新颜后，是否还记得我们这群曾经与你朝夕相伴的人儿？“大唐”，再看你一眼，过不了几天我们就要离开你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希望再回到你身边，不知道你还会不会像以前那样张开怀抱继续迎接我们这些外来人口？“大唐”，你就要有一个新的名字——“白领公寓”，可不知道这梦幻般的公寓是否真的能让我们享有？“大唐”，不知道你此时此刻的心情，是否在期待着改善？是否在期待着变颜？是否在期待着正规化？“大唐”，在即将拆迁的时刻，你是否能再回头看看这群让你一举成名的“被”蚁族们？

我们曾无数次幻想居住在那宽敞明亮的楼房，我们曾无数次幻想在北京这座大城市里能有自己的一块容身之处，我们曾经无数、无数、无数次梦回“大唐”那可看见的历史诗篇。

但是，我们不需要谁的怜悯，不需要谁的施舍。你们冠名给我们“蚁族”这个称号，真的真的谢谢了！

现在，你们终于出名了，终于有事了，终于觉得自己伟大了。可你们是否曾经想过，你们出名了，我们呢？

“大唐”被改建了，可改建后还是我们的“大唐”吗？改建后，单间带厨房卫生间还能500块钱租给我们吗？两室一厅1000以内能租给我们吗？

廉思出名了，媒体有新闻素材了，就连流浪歌手也赶来凑热闹了！但是唐家岭就要没了，“被”蚁族们的生活成本也随之高涨了！

我们招谁惹谁了？我们不偷不抢，靠自己的双手打拼有错吗？不知道是作者有病还是媒体发疯？

请正视我们，我们不是弱者也不是贫穷者，现在只是我们人生的一个过程而已！

我们拒绝被关注，我们抵制被炒作！

（原创自互联网）



“蚁”军突起

来自：唐家岭兄弟

《蚁族之歌》——大学生蜗居生活

没有房子和汽车  
口袋里 Money 不多  
只有一个蜗牛的窝  
和一个快乐的我

每一天都忙忙活活  
常常会助人为乐  
幻想着哪天  
我会讨到个好老婆

这世界不开心的人太多  
只因为心中的方寸乱了  
不该有的有了  
有了又怕丢了

老人们常说  
做人要知足常乐  
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不开心的人不是得到很少  
而是拥有得太多

老人们常说  
做人要知足常乐  
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就算我只有一个蜗牛的窝  
也要一样快乐生活